

台獨學者從政百日*

施正鋒

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

好話要說

實話也要說

捍衛言論自由更要勇氣

絕對的權力，絕對的腐化*

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出爐，蔡英文不止大勝賴清德，兩人還贏過柯文哲、及韓國瑜。當眾人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之際，賴清德已經棄甲曳兵，除了表示接受初選的結果、會履行承諾支持黨提名的候選人，更呼籲全黨團結一致、全力支持小英競選連任，展現相當的風度。不過，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接受電台訪問揭露，其實早在三月下旬，黨協調總統初選五人小組跟賴清德首度碰面，賴清德就語帶玄機說：「蔡總統會贏得這場初選，因為會激發蔡的潛力。」

羅文嘉倒帶還原當時賴清德的說法：「第一、蔡總統和民進黨需要這場初選，因為初選才能整合，療癒去年一一二四敗選創傷；第二、蔡總統會贏得這場初選，因為會激發蔡的潛力；第三、若他輸給蔡總統，會全力支持蔡。」他的結論是：「賴清德是正人君子、正派的人，他受了不少委屈，要給他公平的評論。」聽起來是歡喜冤家、願賭服輸。果真初選真的只是一場激勵小英士氣的戲，人在吃麵、你在喊燒，好像這是家務事，初選過程諸多違反民主的作法就一笑置之？

民主不只是講結果，更要強調過程；不只要參與國家的選舉，也要遵守政黨內部的程序正義。當裁判已經鳴槍宣布比賽開始，主辦單位忽然宣布因為參賽者之一沒有準備好、一再延後時程，遊戲規則也重新討價還價，這樣粗暴的作為只有在獨裁、集權國家才看得到。更駭人聽聞的是，初選過程除了有保皇派在中執會強渡關山修改辦法，還有人不斷威脅召開全代會直接徵召小英，國王的人馬還

* 發表於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主辦「上帝的召命 vs. 民主的選舉」神學研討會，台南，台南神學院頌音堂國際會議廳，2019/11/9。

* 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6/17。

放話不惜退黨參選來威脅民進黨立委參選人，這樣還能標榜「民主進步」？

在民進黨這些頭人的思考中，贏得選舉、取得政權是至高無上的目標，至於什麼樣的手段，並不是那麼重要，因此寧可破壞制度。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就以親身經驗指出，陳水扁在兩千年大選代表民進黨出征，就是赤裸裸地臨時為阿扁量身訂做，可見大家對於因人設事不以為意。二十年前眾人違背良心，現在變本加厲，竟然援引特例為常規、將民主程序矮化為倚多為勝，那也不過是擺個民主的櫥窗，遂行多數暴力、為所欲為，將共產的民主集中制發揮到淋漓盡致。

為了合理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，民進黨的理由是面對中國的威脅、及防止國民黨捲土重來，聽起來相當熟悉，也就是戒嚴時期所謂「中共、台獨、黨外」三合一敵人的說法，追根究底，還是不是為了掌控權力、瓜分利益。在過去，民進黨至少內部還有派系之間的相互制衡，可以防止任何支配者唯我獨尊；現在的民進黨菁英已經集體沈淪、昧著良心向權力及利益靠攏。殘餘後美麗島世代護主心切、諸多野百合唯唯諾諾、多少太陽花自甘小綠，更不用說綠朝新貴。

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說過一句名言，「權力導致腐敗，絕對權力一定導致腐敗」，這是民進黨目前的最佳寫照。民進黨邊選邊改規則，教壞囡仔大小不打緊，羅文嘉的一席話，彷彿在告訴大家，賴清德是在配合打假球；講好聽一點是犧牲小我、扮演鯨魚效應的角色，講不好聽一點，這些都是在演戲，「做戲空、看戲憨」。果真如此，選民究竟要唾棄政客、拒絕政黨、還是放棄政治？

淚流已乾，怎會含淚投票？*

數字漂亮到難以置信。多看警匪偵探片就知道，警察偵訊嫌疑犯，通常會將兩名可能的共犯隔開。要是說法太過於口徑一致，甚至於連用字遣詞都一模一樣，一定是事先演練過台詞串供。曾經聽中研院李壬癸院士說，紐西蘭毛利人語言相通，原因是幾百年前來自同一個地方。當然，五家的結果太相似，未必是執行技術問題，而是母體跟抽樣環節。如果不是公辦初選，就有種種疑點。

*《民報》2019/6/17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2fef948b-68f9-4432-933e-df10e107f396>

二十多年前想要升等，平常搭校車不講話的外系資深教授，下車不經意地趨近「好意」提醒，「施老師，不是寫很多論文就可以升等，時間到了就會讓你知道」。後來，有去院教評的隔壁系主任偷偷地告訴我，「我們這裡通常以 3:2 不讓人家過，因為你實在太強了，所以必須以 5:0 處理」。不信邪的我，終究還是乖乖地去行政大樓人事室，一個人把幾個沈重的三孔夾抱回來。

相較於對人的好惡，我比較關心的是程序正義、以及科學真理。十賭九輸、願賭服輸，相當阿 Q。先前，我跟坐在一旁的金恆煒說，人家床頭吵架床尾和，說不定就是一場戲，終究，我們很可能就是豬頭。無頭蒼蠅般，老是為人作嫁、缺乏自主性，要當人家的側翼、小綠，注定被牽著鼻子走，還要被鄙夷為打死不退的小三。這是台派、獨派的悲哀，尤其是面對公投權被限縮無動於衷。

公投既是直接民主的體現、也是人民的最後一道體制內自衛機制，對內用來督促顛預消極的政府、對外用來向世人宣示意志力。因為門檻過高，『公投法』一向被譏為「鳥籠公投」。經過修法降低門檻，卻是排除前途公投，無異剝奪人民的自決權，實質淪為「狗籠」。公投綁大選天經地義，民進黨政府以去年九合一選舉亂象為由，竟然要修法脫鉤，擺明就是只給人民「鼠籠」。

真正的台獨信徒，是想辦法要讓台灣內部所有的人接受台灣法理獨立、同時又能在國際社會跟大家平起平坐，不是對外委曲求全、更不是對內製造對立。基本上，民進黨只想要取代國民黨、享受榮華富貴，不惜擴大族群、階級、甚至於世代矛盾。不知道什麼叫做「天然獨」。一句「老獨派根本是第五縱隊，專搞潛伏的」、加上「老獨派」，難道真的代表年輕人的心聲？

面對批判，連這樣的指控也說得出來：「不要一直罵民進黨！你是國民黨的打手嗎？」這是怎麼樣的民主？只能說，這是一群滿嘴仁義道德、卻是邪惡的一群人。看著暗黑的太平洋、想到齷齪的政治人，令人生氣。大家努力了半輩子，政權轉移，拉下虎豹豺狼，卻迎來另一群衣冠禽獸。滿腹憤怒，只能期待人民的覺醒。淚流已乾，怎會含淚投票？

蔡英文政府閹割了台灣人的公投權*

民進黨政府為了一己之私，在立法院臨時會的第一天強行修改『公民投票法』，硬生生將公投與大選脫鉤；未來，公投投票率將大為降低、成本絕對大為提高，透過程序來剝奪人民的公投權，不只壓抑老百姓的民主參與，更閹割了住民的自決權，也就是捍衛台灣主權的最後一道防線。回想民進黨在 2017 高唱「人民作主、還權於民」入雲，2019 年卻是荒謬地「人民坐囚、還民於籠」。

公投是直接民主的實踐，用來彌補代議式民主的缺憾，特別是政治人物沆瀣一氣之際。公投也是展現自決權的最佳利器，而自決權更是聯合國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』、及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』的第一條，是人權之母。民進黨倡議「基於國民主權原理，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，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」，現在卻刻意壓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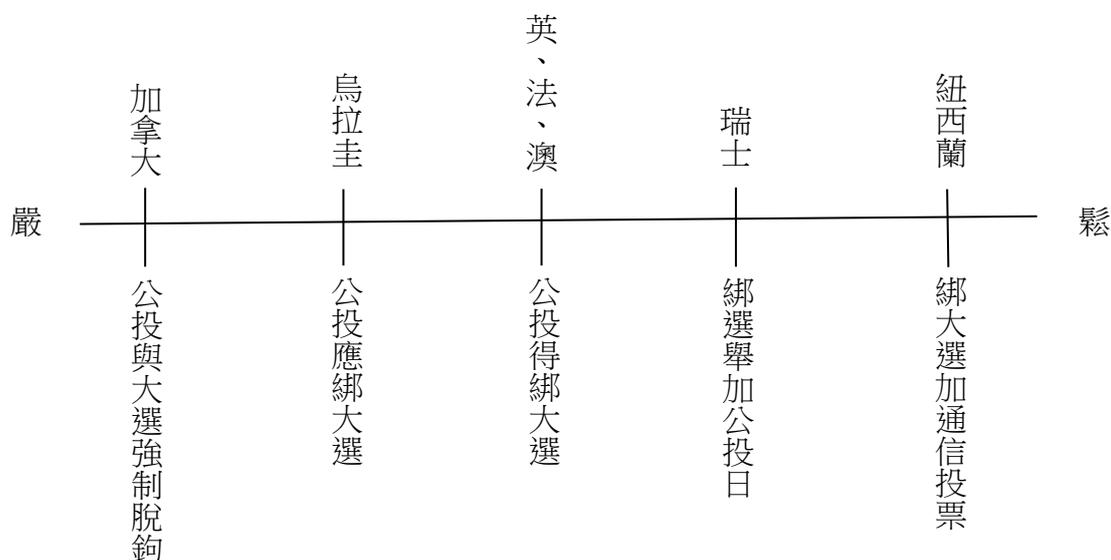
『公投法』是由立委蔡同榮所催生、在 2003 年通過，當時因為朝小野大、門檻過高，被譏為「鳥籠公投」。終究，民進黨棄守國旗、國歌、國號、領土變更、及國家主權，蔡同榮感嘆：「人家現在要讓你投票，現在鳥籠門打開了，你又不飛出去。」民進黨政府捲土重來、全面執政，在 2017 年底修法降低門檻、投票年齡，卻刻意排除修憲、及領土變更議題，實質上是限縮為「狗籠」。

民主國家公投通常合併選舉，主要是避免勞民傷財；所謂降低選務負擔的說法，完全是掩飾政府的行政無能。再來，就政治哲學的民主參與來看，公投綁大選才可以提高投票率，正當性才夠；或曰混淆選人與政策，那是低估選民的智慧。政客則往往有選舉戰術考量，大選綁公投可能盤算衝動員選票；相對地，缺乏自信、政績不佳者擔心選民藉機表達抗議，當然要想盡辦法讓大選與公投脫鉤。

盱衡各國的作法，一般公投的時機是成案後看 6-12 個月內是否有選舉（歐洲議會、大選、區域、或是地方選舉），否則就依照法定時程單獨舉辦。瑞士人喜歡直接民主、大事小事都要公投，除了剛好有選舉，一年四季有公投日；紐西

* 《民報》2019/6/22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1e70161a-df50-4bc0-99bd-e2bf00ed5fcb>

蘭最體貼選民，除了大選綁在一起，其他通訊投票。『公投法』原本規定公投「得」與大選同日，後修為「應」，現在變本加厲，限定只能在非選舉年的八月。



圖：各國公投與大選是否同步

主導修法的民進黨立委李俊俤表示，修法是對歷史負責、接地氣。他說：

瑞士是最常公投的國家，一年有 4 次公投，公投案已排到 2037 年，但規定不跟大選綁在一起，其他如英國、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蘭、丹麥、瑞典、奧地利、希臘、加拿大等，都是公投與選舉分開，原本丹麥是合併選舉，調整之後也分開舉行。

瑞士之所以不把全國性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，是因為國民院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，獨特的投票方式及換算公式相當複雜，擔心會拖累公投的計票；換句話說，公投還是會與不同層級的選舉綁在一起。加拿大則是特例，應該是牽涉憲改、及魁北克議題，希望能分開好好公投。至於英國、及法國，基本上是公投綁選舉，先前歐洲議會選舉，政府也有公投之議，所謂「都是公投與選舉分開」是混淆視聽。

在 2019 年 6 月 17 日，民進黨以「強化國安、護主權」為由，剝奪台灣人表達自決的權利，歷史會記得這一天。面對「鼠籠」，除了味著良心的民進黨，令人心寒的是裝聾作啞的台派、自我閹割的台獨，更不用說作為幫兇的學者。在此羞愧宣布退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、以及台灣教授協會。

誰來當台派的石磨仔心？*

繼前副總統呂秀蓮、東社社長余文儀，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宣布退出民進黨，他痛訴民進黨文政府的幾項罪狀，包括不重視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打造、未能大開大闢、黨內逐漸定於一尊、破壞初選制度。從日本時代開始，台灣人菁英不是念醫科、就是法律，游在 1990 年代初期從美國回來，是極少數拿政治學博士者。他當年入黨，目標是終結國民黨一黨專政，後來幫忙設立民調中心，現在則無法承受「我也是鄉愿與邪惡的平庸」的良心折磨。

在去年九合一選舉之前，台派就宛如民進黨的糟糠之妻。蔡英文既然囿於「維持現狀」自綁手腳，民間自主發動「東京奧運正名」公投，官方卻冷眼相待、處處掣肘，情何以堪。小英選後未能反躬自省，先是為了一己之私，不擇手段變更總統候選人初選方式，給全民做了最壞的民主示範。再則打壓異議、收買無脊媒體，威權幽靈復現，恬不知恥。最後則是違反國際潮流、修法強制將公投與選舉脫鉤，無異沒收人民自保的最後一道防線公投權，膽大妄為。

迄今，初選挫敗的賴清德似乎還在療傷止痛，對於台派所的質疑未能出面釋疑，彼此齟齬恐怕已經無法縫合。現在的民進黨就像老牌子的電鍋，窩在那邊，獨立建國的理念應付了事也罷，民主的程序都敢動手腳、宛如坐莊詐賭，連人權之母的自決權都可以加以剝奪。蔡英文政府「反併吞、顧主權、護台灣」口號掛在嘴巴，時而撿到槍、時而撿到砲，就是吃定選民打死不退。說什麼好聽的捍衛價值，也不過就是淘空榨取最後的剩餘價值，還值得支持嗎？

欺世盜名的民進黨老神在在，基調是含淚不投票就是支持柯文哲、國民黨、甚至於共產黨，難道你們要當歷史罪人？檯面上的小黨則望風披靡，自動請纓、搖尾乞憐，看能否被禮讓區域立委選區、政黨比例能否分到一些肉屑。當下，藍綠聯合壟斷、綠白眉來眼去，台派既然不可能票投立場曖昧不明的柯文哲、更不用說飛象過河去貼藍營人選的冷屁股，就必須痛下寧為玉碎、不為瓦全的決心，

* 《中國時報》2019/6/25。 <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opinion/20190624003479-262105?chdtv>

不只要搶不分區立委，也要派出區域的刺客，更要有自己的總統候選人。

政治市場跟一般商業市場一樣，消費者最大。民主過渡時期難免騎驢找馬，然而，總不能老是賣些有瑕疵的次級品，除非是黑道大哥強迫推銷。當機立斷、義無反顧，既然不服小英嘲諷「你們沒有人才」，至少要有韓信、張良、跟蕭何，水到渠成，誰來扮演劉邦並非當下要務。三年一小反、五年一大亂，台灣人不缺英雄，關鍵是願意充當「石磨仔心」的人太少。日本明治維新有木戶孝允、西鄉隆盛、及大久保利通，更重要的卻是坂本龍馬。

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可不要作法自斃*

在立法院臨時會召開的第一天，民進黨強行通過『公民投票法』的修訂。表面上這是針對去年九合一選舉開票過程的亂象，提出一些技術性的精進，譬如拉長連署的時限、讓人民有更多的時間瞭解公投議題；民進黨立委還六月芥菜假有心，指出是貼心配合大學生放暑假。然而，實際上的最大變動是強行將公投與大選脫鉤，並規定只能在非選舉年的八月進行，不只在野黨批為「鐵籠公投」、民團斥為「開民主倒車」，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出面要該黨「摸摸自己的良心」。

公民投票在民主國家行之已久，制度設計大體上是搭配全國、區域、地方、或歐洲會議選舉，特別是由政府所發動、或是憲法規定的強制性公投事項，包括修憲、領土變動、或歐盟條約的核准，通常會選定最近的選舉合併舉行，理由是節省成本，再者也是希望提高投票率，否則，三成多的投票率顯然正當性不足，「公投綁大選」司空見慣。至於民間所發動的創制、或複決，端賴各國的規定，要是半年到一年之內沒有選舉可以加掛，便只好依照法定時程儘早辦理公投。

公投除了是人民履行直接民主、用來制衡政客怠惰的工具，更是實踐住民自決權、宣示集體意志的利器，備而不用，寶刀不輕易出鞘。過去，『公投法』因為門檻過高被批為「鳥籠公投」，蔡英文政府全面執政後修法放寬，儘管因為排除領土變更等重大議題、因而被指為「狗籠公投」，去年公投案有如雨後春筍。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6/27。

中選會未能事先防範不足，投票大擺長龍、開票入夜不止；選務凌亂、怪罪選民，不只公投與選舉脫鉤，還限定公投的日期，難怪被呂秀蓮批為「頭痛鋸腿」。

執政黨又因為政績不佳，擔心公投被反對黨拿來動員抗議票、因此刻意與選舉脫鉤，那是可以理解的裁量。一般而言，越沒有自信政府，特別是風中殘燭，風吹草動、動輒得咎，當然不歡迎大選被公投綁；相對之下，民意支持度高的政府，在民氣可用之際，當然很難抗拒利用公投修理政敵。然而，除了像加拿大、及亞塞拜然規定強制分開舉行，新版『公投法』矯枉過正訂「公投日」，我們未來最長可能兩年才能舉辦公投，萬一朝遇上緊急事件，人民豈不束手無策？

根據民進黨立委的說法，瑞士公投並不綁大選、而是一年四季可以舉辦，那是似是而非。首先，瑞士公投原則上可以跟選舉同步舉行，只不過，由於他們從中央到地方的公投繁多，每年酌情可以增加公投的時機；至於不跟大選綁在一起，是因為他們的比例代表制投票方式比較複雜、記票方式相當花時間。

根據歐洲理事會針對公投法規的建議，相關的修訂應該在一年後才能適用；此回修法，民進黨立即停止所有正在著手的公投案，相當粗暴。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，即使因為擁有國會的絕對多數可以呼風喚雨、可以不顧起碼的民主正義，卻不要忘了，下回政黨輪替淪為在野黨，人家是否也會如法炮製？

民進黨政府為了說服本土派團體自動繳械，把『公投法』的修訂定位為「強化國安、護主權」，說穿了就是擔心「統一公投」，那更是滑稽。想不到以『公投台獨黨綱』自居的民進黨，由反對黨到執政黨，竟然對選民如此不放心？

我的台獨夢*

我在 1986 年取得政治學碩士，在暑假從愛荷華州立大學、轉往俄亥俄州立大學繼續念博士，很自然地加入台灣同鄉會、以及台灣同學會。沒有多久就在一次的演講會後，獲邀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，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。台灣人在海外多半念理工，熱情而單純，念社會科學的我是小弟，回國前輪到編輯《台灣

*《民報》2019/7/1。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af232ea8-6afb-4cbd-a653-5a4bc44c4490

學生》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沒有捲入聯盟世代交替的尷尬，無怨無悔。

民進黨在島內成立後，眾人相當雀躍，把黨員當作同志，特別是高舉台獨的新潮流。當時似乎有默契，流員到海外就自動成為盟員，大家要費心安排照顧，特別是落難者；相對地，盟員回台想當然耳應該也是流員。在 1980 年代後期，我除了忙著寫論文，工作之一是開車接待前來北美參加營隊的流員，牽手跟一些太太則忙著煮菜招待。回想那不分你我的時代，其實是自作多情。

我在 1991 年暑假喜出望外接到淡江的聘書，只不過，安全資料沒多久就送到學校，從此被當作毒蛇猛獸。那是三月學運的次年，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如火如荼，自然而然加入台灣教授協會，在 1994 年獲推為法政組召集人（前面兩位先進是許慶雄、及游盈隆），負責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草擬『台灣共和國憲法』的族群章，從此開始與客家、及原住民族的朋友展開交往。

雖然念的是政治學，厭惡浪費精力在內部的鬥爭，尤其是所謂「土獨 vs. 洋獨」的二分法，畢竟我不是流亡海外的，然而卻又跟島內的社運沒有淵源，不土不洋。當時，台獨聯盟年輕一輩的領袖郭倍宏、李應元先後偷渡回台，風聲鶴唳，不說民進黨有人落井下石、要聯盟公開宣示放棄武力，盟友新潮流也認為聯盟應該留在海外打拼、扮演遊說的角色，最好不要遷台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當時兵荒馬亂，除了少數到聖地牙哥訓練回來的島內盟員，特別是後來的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成員，留學生回來沒有交代要跟誰報到，台教會成為秘密盟員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既然沒有接到訓令現身，卻又不時面對秘密流員公開冷嘲熱諷，忍辱負重，終於有一天在台大校友會館咖啡廳翻桌。黑白郎君，當然會有人去跟被請上神桌、譏為三公者撒嬌，說 XXX 老是破壞聯盟跟民進黨的關係。

這些都可以吞下肚內，反正除了做人做事，關鍵在於立場、及實踐方式的看法，很難論斷對錯。最為難的一次是台南七股濱南工業區開發之際，老盟員陳唐山縣長支持七輕石化煉油廠、反對的新潮流立委蘇煥智是大學時代就認識，左右為難。幸好，我只是小人物，沒有人要我表態。果真要我選擇，當然是以台獨聯盟優先，不能曖昧加入新潮流，更不可能為了選舉加入民進黨、背叛獨盟。

根據民進黨在 1999 年通過的『台灣前途決議文』，台灣此刻已經獨立、只是目前國名是「中華民國」，因此，只剩下正名的工作，必要的時候則可以採用公投方式宣布建國制憲，因此對於所謂「台獨黨綱」敬謝不敏、自謙那只不過是一個「公投台獨黨綱」罷了。基本上，民進黨是滿足於現狀的「中華民國派」，跟藍營沒有差很多，差別在於借殼上市、欺世盜名，那是他們的選擇。

不談法統、或是高深的學問，如果大家認為中華民國可以長治久安、願意接受暫時的所謂的「台灣實質獨立」也罷。然而，作為一個台灣獨立的信徒，要達成法理獨立少要向世人表達我們的意願，透別是透過制憲、及加入聯合國。然而，民進黨政府竟然為了蔡英文總統的連任，不只強制將公投與大選脫鉤，還黃鼠狼拜年，規定固定在非選舉年的八月設公投日，實質剝奪我們的公投權。

蔡英文政府私心自用，卻跟獨派團體曉以大義，說是擔心統派使用公投統一，因此，為了顧主權、護台灣云云，只好忍痛脫鉤。究竟台灣獨立是否要仰賴民進黨，也就是所謂的水漲船高的說法，那是政治判斷。畢竟獨盟、以及台教會的主事者並非法政出身，我只能自責無力回天，退出是百般得無奈。回想過去在外面，努力捍衛別人對父母的詆毀、回家卻要遭到斥責。終於，我自由了。

台灣派的整合與團結*

蔡英文自從年初「習五條」撿到槍、民調陡升了十五趴，香港「反送中」又讓她撿到砲，終於贏得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。安內攘外，她當下的要務是如何讓台北市長柯文哲知難而退，然後寄望順手接受中間選民、展開藍綠對決，特別是能對上代表深藍的高雄市長韓國瑜。小英表面上看起來好整以暇，然而，躍躍欲試的柯文哲卻未必束手就範，畢竟他相較起來還是年輕選民的菜，要是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初選出線，柯文哲可以施展吸星大法左右開弓。

儘管初選落敗的賴清德呼籲大家團結支持蔡英文，只不過，本土選民未必言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7/4。

聽計從。眾人耿耿於懷的是初選時程一再延宕、民調方式因人設事，更不用說臨時加入的手機民調母體疑點重重、隨機抽樣被破壞無遺，講好聽是缺乏民主競爭應有的運動家精神，講難聽一點是設局詐賭、博芟筭。更令人難以釋懷的是，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事後接受訪問表示，賴清德早在三月首度跟五人協調小組見面就知道自己會輸，他迄今選擇沈默不語，難免讓人有黑白郎君的質疑。

禍起蕭牆，蔡英文雖然以 35.67% 比 27.48% 大勝賴清德，保守估計，後者至少也有一半不願意明年大選含淚投票，勢將重演民進黨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挫敗；實事求是，民進黨在台中、甚至於高雄市長出乎意料失去江山，並非對手太強，而是深綠選民含淚不投票。到目前為止，小英的作法是推出各種補貼，試圖製造選前利多長紅的假象，除了軍公教虎視眈眈、受薪階級冷眼旁觀、工農基層因為菸稅暴漲橫眉豎目，掠龜走鰲，同婚立法稍有斬獲，可以棄守台派的票？

其實，民進黨在初選之際就訴諸團結，也就是面對中國的領土野心，必須一致對外、才能確保本土政權不落入國民黨手裡，也因此，不管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、台灣教授協會、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，領導階層幾乎接受這樣的說詞。先前，民進黨還將公投與選舉脫鉤，理由是防止統派公投統一，依然高舉「護台灣、顧主權」的大旗。近日，民進黨主席卓榮泰更拋出「保護台灣大聯盟」的想法，打算以民進黨為首來整合泛綠陣營，不脫「確保台灣主權」的基調。

民主政治講究的是程序正義，不能以任何藉口破壞制度，更不能老是高喊「團結一致對外」，那是政客治國無能、政績不佳的避風港，特別是法西斯政權。代議政治強調的是以政見交換選票，當選後必須戮力履行對選民的承諾，尤其是全面執政。蔡英文左顧右盼、瞻前顧後、色厲內荏，儘管短期戰術清楚，基本的國家大戰略卻是模糊；她堅持維持現狀、未能積極推動台灣法理主權的取得，既凸顯模稜兩可、首鼠兩端的作風，又反映急功近利、投機取巧的性格。

民主是一種相互討論、傾聽、對話、及說服的過程，不是只有多數決。老百姓或許沒有像政治人物那麼聰明，卻也不喜歡被當作白痴，彷彿可以一騙再騙。所謂的天然獨高呼「國民黨不倒、台灣不會好」，選民在去年表示「全民最大黨

就是討厭民進黨」，而深綠更有「民進黨不下台、台灣不會獨立」的說法。已經失去創黨時期純真的民進黨，一方對台派團體大打團結牌，另一方面對於小黨施小惠，說穿了就是威脅利誘。

真正能讓我掉眼淚的是台獨聯盟*

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必須面對傳承的課題，即使是以政治理念結合的團體。當我在 1980 年代中期加入台灣獨立聯盟之際，它已經完成跨洲的合併、並走出刺蔣（1970）的紛擾，蓄勢待發。這時候，由於黨外人士成立民進黨（1986），加上蔣經國過世、李登輝接班（1988），年輕盟員躍躍欲試、主張遷盟回台打拼，特別是在 1984 年接任聯盟美國本部主席的少年英雄郭倍宏。

在刑法一百條廢除後（1992），黑名單翻牆回國入獄的郭倍宏、李應元、及張燦塗同時獲釋，後者眾望所歸被推為主席。或許因為實踐的路線與世代交替相互強化，同志之間難免有些齟齬；可惜，終究聯盟未能順利完成內部整合，美國學成回來的盟員絕大多數沒有報到，一堆博士以專業加入台灣教授協會。當時，由於學生盟員的負責人因護照問題一時不能返台，暫時由我協調。

我的碩、博士是在美國中西部念的，不知道早先在紐約、或加州是否有發生過怎麼樣的競爭。在 1990 年初期，幾位有盟員身分民進黨立委合組台灣國會辦公室、推動台灣新憲，尚未現身的我擔任李憲榮（加拿大回來）主任的副手。不過，自我期許工作是說服歸國的台灣學生社少年盟員回來報到，有好一陣子，都是由牽手下廚。苦口婆心，可惜，難免有人質疑是否被張燦塗摸頭。

留日的盟員遷台稍晚一點，黃昭堂在 1995 年接主席，應該是在何康美（比利時回來）的建議下，我被任命為發言人。我力主應該找台南市長選舉失利的郭倍宏回來作伙打拼，黃主席說，那就看你的本事。那時還沒有高鐵，跑了一趟南部，暗夜，郭倍宏還是相當熱情。不過，他那時候講了一句話相當耐人尋味，「為

* 《民報》2019/7/8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7f0b157f-6353-4014-9ef8-538c93a8bfe1>

何你自己不出來？」迄今，我依然不知道那是無奈、鼓勵、還是調侃？

黃昭堂主席日本作風，有點像是留日的祖父，講話真真假假、高深莫測。有一回，他跟大家抱怨，你們年輕人都不想承擔聯盟的責任，讓我覺得相當羞愧。會後跟牽手商量，既然主席對我們有期待，是否就辭去教職？夫婦同心，可惜同志未必。還記得是在青島西路 YWCA 地下室，黃主席提名我跟他陪選；更奇怪的是，被老少輪番洗面一番，不知道，這是否就是日本式的磨練？

黃主席連任有驚無險，或許為了安撫美洲回來的中委，匹夫無罪、懷璧其罪，我被任命為秘書長。只不過，很多事情事先沒有討論、事後沒有知會，有點就地看管的感覺，還好，當兵學到「多做多錯、少做少錯、不做不錯」的哲學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回受命跟副主席黃爾璇研究聯盟組織調整，開了三個月的會、提了甲乙兩案供選擇，最後是維持不變；百思不解，他的回答是「我是主席！」

其實，真正能讓我掉眼淚的，不是民進黨、而是台獨聯盟。小孩子再怎麼努力，都不能獲得父母的信任，情何以堪？進入千禧年，除非有講英語的外國人訪問聯盟，很少會有用到我的機會。既是留美的、又是少年的，疼袂落心。有一回在上園樓吃火鍋，一桌人酒酣耳熱後逼問，年輕氣盛回答不喜歡 ass hole，翻譯起來大逆不道，距離當然是越來越遠；受邀到後山，未嘗不是選擇自我放逐。

在 2011 年暑假，吾友陳茂雄好意來傳話，說黃主席念念有詞沒有人要承擔重擔，你們跟張燦濤既然可以幫前總統李登輝的忙，為什麼不回來？對我來說，不可能犯同樣的錯兩次，只能敬謝不敏。張燦濤很嚴肅地回答，必須要衡量自己募款能力再說；沒有多久，他就接到黃昭堂的電話、說要作到死為止，等鼻子開刀完再當面解釋。沒有想到，一個簡單的小手術竟然可以要人命。

台獨聯盟的政黨經驗*

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 1992 年將總本部遷台，翻牆入境的美國本部領導者張燦濤、郭倍宏、及李應元相繼入獄。隨著『刑法』100 條修正，眾人獲釋，開始

*《民報》2019/7/15。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7b4d639b-5922-4334-9619-4a22f4a42213

思考與民進黨的關係。基本的考慮是究竟要走社會運動、還是選舉路線：如果堅持在中華民國體制外抗爭，當然就沒有參選、及加入政黨的問題；要是決定進入體制，認知上，沒有政黨的奧援就會很難選得上。

民進黨 1986 年底成立，延續早先黨外時代的「雞兔同籠」的齟齬，也就是新潮流高舉社會運動的道德性、強烈批判康寧祥等黨外人士的選舉路線。獨盟在美國面對許信良主導「海外組織」的挑戰，譬如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的競爭，對於美麗島人士沒有好感，自然與倡議台灣獨立的新潮流交好、也認同參選是妥協的論調，主觀上期待彼此海內外的成員互通有無。

等到獨盟成員紛紛返鄉，儼然大軍壓境，不只有人附和國民黨的暴力組織說法，連新潮流也不樂見。獨盟原本反對參選，後來以「進入體制反體制」接受立委選舉。在 1992 年底第二屆立委選舉之際，剛出獄的聯盟主席張燦鏑與人為善，彼此相安無事，各派系當選的立委都有盟員，相當風光。隨著 1995 年底第三屆立委選舉逼近，各大派系堅壁清野，以提名方式封殺獨盟。

張燦鏑原本樂觀參選民進黨主席，可惜不諳島內政治文化，人家隨便答應的都信以為真，被當作「盼仔」在耍。獨盟一度打算出走，臨時在台南大內的走馬瀨農場舉行世界中委會，海外盟員義憤填膺回台。沒有想到一夜翻盤，張燦鏑決定繼續留在民進黨。最後，聯盟表面上有 12 席立委（包含脫黨連任的許添財），卻只有不分區黃爾璇未加入派系，可能李應元已經加入福利國（見圖）。

回首黃信介擔任民進黨主席時，秘書長張俊宏打出「地方包圍中央」，在 1989 年的縣市長選舉大有斬獲。獨盟成員陳唐山原本是民進黨僑選立委，在 1993 年選上台南縣長（又在 1997 年連任），從此，各級行政首長選舉不再是聯盟的禁忌。黃昭堂在 1995 年接任聯盟主席，結束與民進黨的緊張；張燦鏑投入台南市立委選舉失利，終究在 1997 年代表民進黨當選台南市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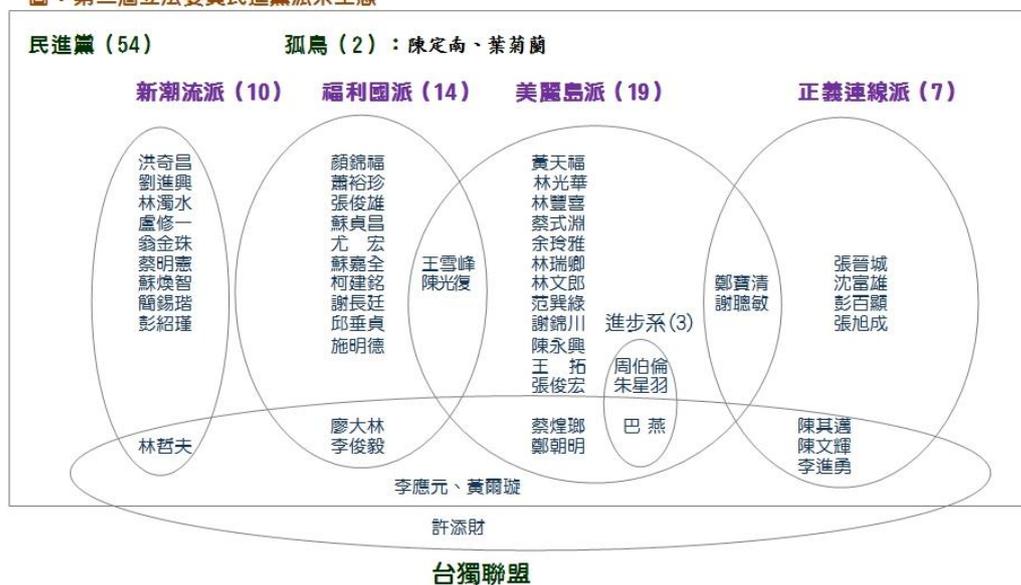
在 1996 年首度總統直選後，一群反對民進黨「大膽西進」路線者成立建國黨。一開頭，或許因為擔心獨盟木馬屠城，傳出入黨必須先退盟，不過，仍有李勝雄出任秘書長，在 1993 年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失利的郭倍宏也被推決策委員；

許世楷在 1997 年臨危授命出任主席，黨內已無雜音。可惜諸多書生論政，眾人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前退出、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。

在大選前，陳水扁私下拜訪聯盟，我與留美的資訊中心主任林茗顯受命作陪。當時，尋求支持的阿扁跟黃昭堂主席交心說，「歐吉桑，請相信我，咱是同心 e！」印象令人深刻。我當時只是納悶，因為民進黨諸君立場曖昧，究竟是台南人鄉親、還是南一中校友關係，可以判斷是自己人？為何宋楚瑜表態願意支持台獨，就不能獲得信任？究竟理念、關係、權位，何者為重？

台灣基進是在 2015 年正式成立，原稱基進側翼、自我定位左獨，基本上是獨盟的年輕成員主導，尤其是歐洲回來的，自有一套論述，相當衝。少年朋友對我十分客氣，可惜，彼此互動不多。感覺上，當下民進黨相當禮遇，特別是在南部，有點像台北市長柯文哲之於時代力量。近日，喜樂島聯盟組黨呼之欲出，依然可以看到先前入主民視的郭倍宏身影，加油！作伙打拼！

圖：第三屆立法委員民進黨派系生態



歡喜快樂來去投票*

千呼萬喚，「喜樂島聯盟」終於在 7 月 20 日組黨，由大會推選前台灣基督長

* 《民報》2019/7/22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ce45e61c-3579-45fc-8d86-9b339889db82>

老教會議長羅仁貴牧師擔任主席，並選出決策委員 15 人，我有幸被羅主席指定為副主席，任重道遠、誠惶誠恐。喜樂島以「反中國併吞、正名台灣國、制訂新憲法、加入聯合國」為心願，同時將「致力司法改革、堅守公平正義、推動族群平等、建構均富經濟」。黨旗是一隻揚升的「海翁」（鯨魚），黨歌則是鄭兒玉牧師作詞、蕭泰然教授作曲的〈台灣翠青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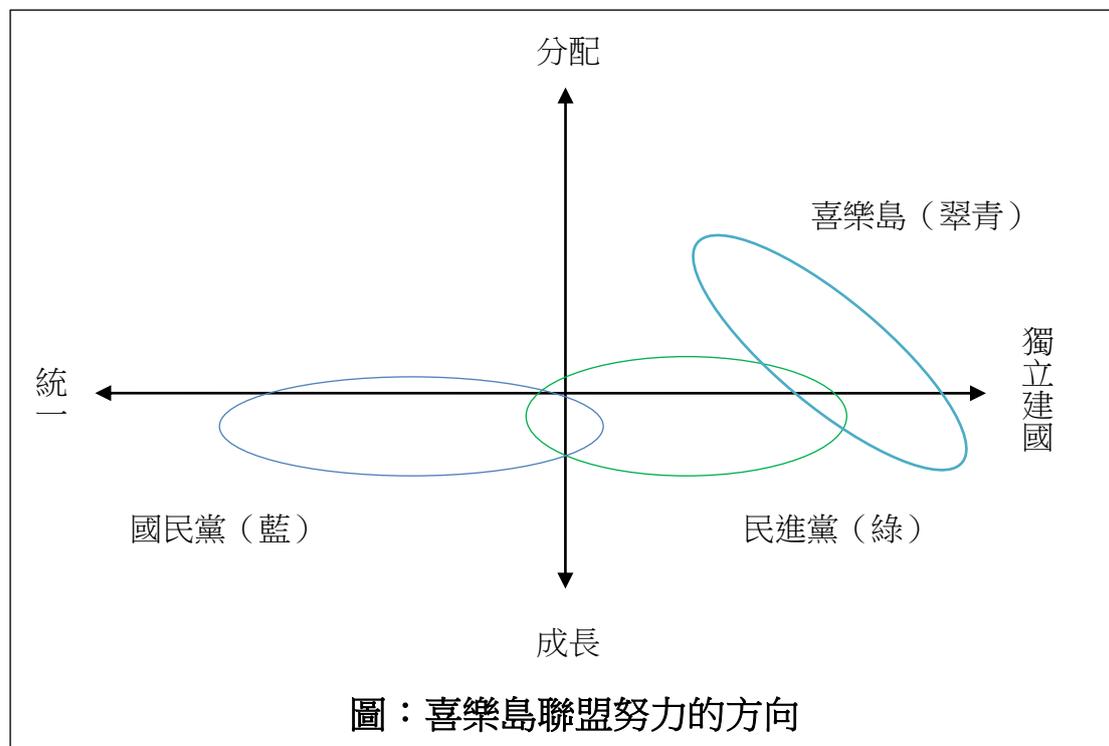
感謝很多不能親自到場的朋友溫馨祝福，當然，也有一些朋友好意關懷，一來質疑是否會裂解台派，二來擔憂是否會泡沫化。就前者而言，就是擔心影響蔡英文總統的連任，讓統派、中國高興。我們必須指出，民進黨雖然有『台獨黨綱』，然而，自從在 1999 年通過『台灣前途決議文』以來，他們認為台灣已經獨立、只剩下正名，特別是蔡英文死守「維持現狀」，對於朝向台灣法理獨立的努力應付了事，甚至對民間自動發起的「東京奧運正名」消極以待，令人百思不解。

當下的民進黨政府，與其說「顧台灣、護主權」，只不過是捍衛由中華民國體制而來的權柄、及利益，諸多跟選民答應的政見敷衍了事，包括司法改革、轉型正義等等。簡而言之，當下的民進黨宛如蹩腳的仲介，搶了台灣獨立建國的獨家代理權，卻是對產品嫌東嫌西，每次選敗就怪罪理念意識型態，說什麼「台獨沒有市場」云云。既然如此，就不應該繼續綁架忠實的台獨信徒，大家好聚好散；如果視彼此為兄弟爬山、就各自努力，不要老是當作飽受欺凌的糟糠之妻。

去年九合一選舉，本土選民選擇含淚不投票，讓民進黨政府輸掉台中、及高雄市長選舉。可惜，小英政府不能深切反省，在總統初選動手動腳，連起碼的程序正義都破壞無遺，背離民進黨建黨初衷，一意孤行，讓人瞠目結舌。要不是在美中交鋒下，「習五條」送槍、「反送中」又送砲，蔡英文如何過關？最令人無法諒解的是，蔡英文為了連任保險，不惜違反民主國家的作法，不僅硬將公投與選舉脫鉤，還強制規定兩年在八月舉行，實質是剝奪人民的公投權，相當邪惡。

誠如羅仁貴主席所說，喜樂島不是「小綠」、而是「更綠」，絕對會堅守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。然而，我們不只是要當光譜上的燈塔、檢驗政客是否掛羊頭賣狗肉，更要堅持公平正義、關懷社會弱勢，特別是強調均富發展、關注藍綠政黨

所忽略的分配問題（見圖）。換句話說，喜樂島或許與民進黨的深綠選民有些許重疊，更希望透過社會關懷來取得更多的人來認同、進而擴張對於台灣獨立建國的支持，所以，絕對不是要搶選票、而是開發廣大不藍不綠的政治參與市場。



就民主政治而言，政黨無非選民的代理人，如果不能忠於選民的託付，就應老老實實放手。民主化以來，民進黨與國民黨表面上你死我活，實質上是遂行聯合壟斷；如果說國民黨試圖袁世凱洪憲帝制復辟，小英政府也不過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汪精衛偽政權，不要老是以「捍衛本土政權」欺騙選民。成立政黨是人民的自由，投票也更選民歡喜甘願的抉擇，泛綠選民絕非民進黨的禁臠。由長期的「含淚投票」、到去年的「含淚不投票」，多一個選擇，大家歡喜快樂來去投票吧！

明智的父母不應「挺囡仔邊」（護短）*

「喜樂島聯盟」二十日在台北成立，自我定位是「翠青」。根據黨主席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羅仁貴牧師的說法，這不是「小綠」、而是「更綠」，當下的目標是要讓大家都有機會投票，因此，除了立委選舉，也會考慮推選總統候選人。

* 《台灣時報》2019/7/26。

當然，有人認為這樣會分裂台派的票、進而可能會讓蔡英文總統無法連任，因此站在捍衛本土政權的立場，這些朋友建議還是「含淚投票」，以免親中候選人出線。這樣的說法或許用心良苦，進一步深入考慮，未必周延。

我們知道，民進黨之所以會在去年九合一選舉重挫，相當程度是因為不少傳統支持者選擇「含淚不投票」，特別是台中、及高雄市拱手讓人。施政滿意如何必須由市民來評價，至於綠色選民會「含淚」，最強烈的理由是蔡英文政府對於「東京奧運正名運動」不聞不問、甚至於刻意打壓，還約束黨員不得參加相關活動。民進黨為了政權、不願意得罪強權，那是可以理解，問題是，如果為了「維持現狀」，竟然連民間發動的「台灣正名」也橫加打壓，選你執政的目的何在？

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用政見來交換選票，要是上台後對選民的承諾閃爍其辭，動輒附和藍營，調侃台灣獨立建國是神主牌、揶揄沒有政治市場，甚至於每隔一陣子就揚言廢除『台獨黨綱』，這種行徑已經破壞彼此的信託關係、說穿了就是騙票，當然要加以譴責唾棄。小英政府年初在「習五條」撿到槍，香港「送中條例」又撿到槍，搖身一變為「辣台妹」，表面上聲嘶力竭、實質上卻是色厲內荏。選民當然可以懷疑，唱作俱佳的背後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。

「細漢偷挽匏、大漢偷牽牛」，民進黨政府選後不僅未能痛自悔改、還變本加厲，怪罪去年底的挫敗肇因公投綁大選，驅策擔任不分區立委的客家大老鍾肇政媳婦蔣潔安提案，硬生生將公投與選舉脫鉤，形同黑社會逼小弟動手行刑。蔡英文總統大言不慚，說這是要讓選民好好討論公投議題，問題是，絕大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是想辦法讓公投與選舉同日舉行，用意是藉選舉提高公投意願、讓公投結果有正當性。總統帶頭欺騙社會，立委跟閣揆上行下效，這是民主嗎？

誠然，台灣要確保主權的法理獨立不是一蹴可及，然而，也不可以安於現狀，那是溫水煮青蛙，尤其是「中華民國」與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魚目混珠，國際社會當然百思不解，民進黨政府為何東施效顰抱殘守缺，合理的解釋是如入鮑魚之肆、久而不聞其臭。這批人高舉台灣人當家作主，其實是取而代之心態，雞犬升天、派系分贓，不要說盤據政府要津，連事業單位也私相授受、坐享革命成果，

一旦出事，忙不迭地推給歷史共業，難道老百姓是那麼好欺騙嗎？

目前的感覺，有點像是跟愛人結婚，父親不同意、母親偷偷地塞了一個金戒子，親戚不敢公開往來。然而，還有師長的滿滿祝福，及同學跟朋友的溫馨祝賀，當然是充滿歡喜快樂。儘管沒有蜜月，既然戶口已經遷出去了，我們會一起好好打拼，堅持理想，讓大家刮目相看。最後，我們也要提醒一些台派團體的領導人，雖說水漲船高，也不要忘了可能跟民進黨一起陪葬，在關鍵時刻，不該昧著良心曲意奉承。

我加入喜樂島聯盟的原委*

台中的天主教堂屬於美國瑪利諾會 (Maryknoll Fathers)。我在 1984 年出國，家裡沒有親戚在美國，母親帶我去見老神父馬道南 (Joseph A. McDonald)，他在名片上面寫下老家 (波士頓郊區 Belmont 貝爾蒙) 父母的電話號碼，說緊急時候可以打，最後，他耳提面命，「毋通 (不可以) 做貧惰 (懶惰) e 教友」。電話終究沒有用上。在愛荷華唸碩士，宿舍旁邊是天主堂，週日會去望彌撒、聽道理、陪修女洗碗。

腸病毒肆虐，萬分惶恐，我謙卑地跟天主祈求，就帶走我好了；所以，我一無所求，因為，上主會護祐我們的，所有的榮耀，都要歸於祂。在 2008 年，原住民族朋友找到東華大學的民住民族學院，牽手人在紐西蘭做短期研究，我沒有打越洋電話徵詢，只回答說，一切傾聽天主的旨意。現在，依然一樣。聖經依撒意亞 (Isaiah 以賽亞書) 6 寫著：

8 那時我聽見吾主的聲音說：「我將派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我在這裡，請派遣我！」

8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, saying: Whom shall I send? and who shall go for us? And I said: Lo, here am I, send me.

在 2012 年，忽然接到人稱「巧克力神父」高福南的電話，他是剛果裔的比

* 《民報》2019/7/28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dbb7c5a6-ff5d-4a23-9d58-e2b4e810f143>

利時人，原本是我們霧峰的本堂神父。他用道地的台語（福佬話）說：「老兄，我愛（需要）你來鬥相共（幫忙）。」原來，他在南屯的教堂因為都更被強行劃走一半（658 坪），只獲得拆除地上物賠償金約三百萬元；如果按原訂計畫著手改建教堂要拿一些土地回來，還必須繳 2,800 萬地價。他大概是看到我先前有去士林幫王家聲援，承蒙看得起只會出一張嘴巴的教授人。



這回「喜樂島聯盟」建黨，我的參與是陰錯陽差。最早是金恆煒總編找我加入「民進黨總統初選觀察團」，也獲邀去民進黨中央黨部外面的活動演講，無疾而終。另一方面，也被民報董事長陳永興醫師找去參加「青壯代對蔡英文總統的呼籲」記者會，談轉型正義與原住民權利保障。初選過後，台灣社長張葉森請大家在北海漁村吃飯，眾人當時就有組黨的倡議。我有事先走，答應會幫忙拜託幾位有代表性的朋友加入，也表達幾項政策、及整合上的基本立場。

此後，在台灣社召開的第一次籌備會，我由花蓮鯉魚潭演講趕回來，陳永興醫師表示另有會議先行離去，沒有聽到他的高見。這回，倒是《政經關不了》的彭文正、及前民視董事長郭倍宏也加入了，另外，又看到「一邊一國連線」的陳昭姿等人，雙方的焦點在於時程與黨名的抉擇（trade-off）。蛋頭學者的我，比較關心的是政黨認同、及組織方式，有點不搭調。所以，當張葉森社長再聯絡召開第二次會議，我就表示沒有意願。

峰迴路轉的是彭文正約我喝咖啡，好久沒有感到如此明快果決，因此同意共襄盛舉，條件是這絕非即興之作（我的用字是「一夜情」）、必須放眼未來，同時，也建議要傾聽政策及組織的看法；後來也跟郭倍宏聊了一下，讓我覺得不應該推

託。關鍵的是原本期待擔任主席的陳永興，忽然寫了一封信「祝福新政黨的成立」，讓我更下定決心、在重要關頭不能因為任何因素退卻。所以，當大家推選出來的主席羅仁貴牧師指定我擔任副手，我承諾「打死沒退！」更何況牽手在臉書寫下：

施正鋒老婆留言：「請大家對喜樂島要有絕對的信心與大力的支持，施正鋒當個副主席（我沒有同意、他再做不好、皮就要繃緊），他背後可是有很嚴格的選民監督，看好哦是監督不是干政，監督只要出一張嘴，干政又沒有薪水。他們敢假肖，逃不掉此一監督。」

政府自我感覺良好是瞧不起老百姓*

蔡英文總統日前自豪表示，台灣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二點四一，遠高於預期、而且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；她又津津樂道，台商回國投資大爆發，迄今總額將近五千億台幣，超過全年度目標的兩倍。小英沾沾自喜，這種好成績是「三年來我們耐心調整台灣經濟體質」，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產業升級。她的結論是，「我會發揮國際經貿談判的優勢經驗、繼續帶領台灣經濟向上成長」。

老王賣瓜、人之常情，尤其是在大選之前，執政黨當然要拿出政績讓選民檢驗。只不過，薑還是老的辣，前總統陳水扁馬上吐槽指出，蔡總統拿出的是最近一季的數字，並沒有告訴老百姓，主計處預估的年成長率是百分之二點一九，是三年來最低的。阿扁又指出，小英四年平均的成長率將不會超過百分之二點五，比馬英九八年平均百分之二點八還來低，更不用說他自己的百分之四點八。

當父母、或是老師的人都知道，小孩子一次月考成績只是努力的指標之一，還要看整個學期的表現，有些人自始領先，有時候可能是先盛後衰，也有可能後來居上，當然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讀書的料子；萬一請來的家教不怎麼樣，陪公子讀書的又是庸庸碌碌之輩，即使安排梅花座也無力助攻。相對地，即使經濟成績亮麗，也要看到底是因為整體大環境水漲船高、還是短期的利多長紅假象。

數字畢竟是冷冰冰的，真正的感覺，還是要問人民。照說，馬英九執政八年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8/11。

的成長率差強人意，為何國民黨在二〇一六年的大選足足少了三百萬票，其中兩百萬含淚不投票、百萬轉投宋楚瑜？問題在於當道自我感覺良好，特別是經濟倚賴中國，宛如運動選手施打類固醇，虛胖的體質怎麼會好。中國領導者習近平百思不解，為何讓利多年，台灣人對中國依然沒有好感，原來是買辦中飽私囊。

回顧去年九合一選舉，民進黨政府重挫，除了驕兵必敗、派系傾軋，關鍵在於軍公教因為年金改革不滿，而受薪及工農階層冷眼旁觀。綜觀蔡英文政府的總體經濟政策，所謂的產業升級也不過就是「五加二產業創新」，原有的產業放牛吃草、連張忠謀都抱怨，新的產業乍看之下緩不濟急，細看之下則宛如散彈槍打亂鳥。果真國家財政窘困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近兆，也讓人多般訾議。

根據媒體報導，小英總統預告中央政府明年總預算案的編列採取「平衡預算」，彷彿回應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撻伐中央缺乏財政紀律，可見兩者都是傾向於保守的柑仔店經濟哲學，賺點蠅頭小利就好，不知道只要錢花在刀口，政府舉債投資有相當的乘數效應。民進黨政府攢了一堆錢，選前推出一堆大小不同的補貼，其實就是典型的政策買票，顏色不同的藥丸吃多了，就不知道會如何改善體質。

經濟必須化解庶民的相對剝奪感，特別是面對不確定的外部環境。簡而言之，基本工資調升未能正面處理薪資結構的課題，喧騰一時的一例一休終究也不過是福利的問題，究竟什麼是合理的分配公式，忙於政爭的朝野政黨視而不見。中美交鋒，台灣對美的出口當然增加，相較之下，所謂「布局全球」不過空谷足音，更不用說「新南向」，小英的「國際經貿談判優勢經驗」又有何用？

由政治觀察家到政治參與者*

我的職業（vocation）是政治學者，也因為專業訓練是政治學（Political Science），多年來也一直從事政治觀察的工作。一開頭，是被安排在台派的報紙輪流寫專欄，譬如《台灣時報》、《民眾日報》、《自立早報》，偶而會投《自由時報》，但是要看對方胃口，有點像超跑在市內沒有發揮的空間。倒是《聯合報》

*《民報》2019/8/12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6aed74a4-60f8-41d5-8344-cfde3e0e3902>

偶而會找我針對時事發表看法，基本上是綠營的發展、或是涉外事務，彼此相敬如賓，除了標題會稍做調整，也有二十幾年了。

我是早期地下電台的政治評論家，在那抄台的日子，曾經在傍晚有固定的節目，不過，最後的下場是被強迫封麥，不可言喻的理由是批評民進黨、而不是國民黨政府。我也算是電視扣應最早的來賓之一，當時還會講立場平衡。很長的一段時間，除了民視、三立，也會去 TVBS，前者是自己人、後者是當箭靶；反正是賺私房錢，懂得議題就去，沒有念劇本的壓力。民進黨執政後，電台不願意得罪當道，除非要臧否的對象清楚，免得找麻煩。

到後山去這十多年多，除了《台灣時報》的社論，一開頭還有《中國時報》的專欄，後來就變懶了，反正有行政工作當藉口；倒是中廣〈早餐會〉偶而還是會連線，車行老闆會說，「施教授，昨天又聽到你接受訪問。」這幾年，有了《民報》的專欄，風風雨雨，大致上還算自由，我跟陳永興醫師說，心裡的話會放在這裡；雖說是自己人，構思的時間反而比較長，不像邀稿、通常只有六個小時，也因此，壓力反而比較大，特別是週末有事時。

這幾年，除了公視〈有話好說〉，很少上節目，連原民台幾近於禁足，那是求仁得仁。奇怪的是，一些朋友會說，「施教授，最近時常在電視上看到你！」有點納悶，原來是電視面訪忽然多起來，有時候一大早就接到電話，「施老師，你今天有沒有在台北？」我很少拒絕媒體朋友，有求必應、有問必答，反正大家交朋友、相互腦力激盪。既然不是要選舉、曝光沒有多大的意義，我不會扭曲自己、沒有必要委曲求全，至於要怎麼剪、隨對方高興。

民進黨班師回朝，綠營媒體依然戒慎小心，倒是增加了華視；不管是平面、還是電視，基本上還是問政治正確的題目，通常是要罵老共的土匪作為。相對地，其他電台的面訪，議題不分藍綠白。我的專業訓練是比較外交政策，拿來運用分析國內政治遊刃有餘，表面上好像「足博e」（有點調侃的味道），對方應該也是認為有可以使用（usable）的地方，因此，未必侷限於綠營的政情發展。有時候自我解嘲，有點像是看到電線桿的狗，堵麥就會講，彷彿水龍頭一開就沒停。

今天華視來訪，問民進黨發動本土派組「守民主護台灣大聯盟」，看法如何？我猶豫了一下，回問會不會有利益衝突的問題？也就是說，喜樂島聯盟在七月二十日成立政黨，忝為發起人，既被推為決策委員、又被主席羅仁貴牧師指派為副主席、兼發言人，有沒有問題？他說，沒有關係。我本來就有政治立場，特別是國家定位，自認為是「台獨學者」；我向來不會假裝中立，媒體朋友也一向尊重我的分析。此後，雖然是政治參與者，期待仍然能為大家做解盤的服務。

取信於社會是大家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*

一個真正的本土政黨，如果真的想要確保台灣的主權獨立，就必須想盡辦法讓國際社會接受我們台灣、而非抱緊跟中共競爭中國正統的中華民國。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，一分面高喊「抗中保台」口號，自己黨中央的秘書長卻又指控「制憲正名」會分裂社會，這些人要不是口是心非、就是精神分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那些所謂的大老們怎麼一句話都不吭？

我們可以理解，政客為了權力、及利益，他們可以不顧國家前途定位的大是大非。既然高舉「清廉、勤政、愛鄉土」，竟然被財團供養。地球公民基金會先前指出，在收受水泥業政治獻金的 44 名立委當中，竟然有 4 人剛好是要審《礦業法》修法的經濟委員會成員，包括陳明文、孔文吉、邱志偉、及蕭美琴。即使宣稱完全合法，如果說沒有護航，很難相信。

對於一些人來說，選前講一堆好聽的口號，或許只是為了騙選票，特別是把自己跟台灣主權綁在一起所謂的本土政黨。有良心的立委被處理掉，多數的人不講話，最常見的藉口則是等到更周延再說，也就是維持黑洞般的現狀，那是蛇鼠一窩。可見，對他們來說，政見都是參考用的，選上了只會廉價地道歉，其實就是一種消費，我們的票還可以投得下去嗎？

不管政客、學者、還是社會運動者，做人的起碼道理是一旦答應了要盡力去

* 《民報》2019/8/19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64be93bd-0800-45f5-97a6-1cf9690ccb3>

履行諾言，否則，就跟臨陣退卻一樣糟糕。我們除了必須堅持自己的理念，還要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因為信任而能認同、願意為共同的目標來努力。因此，這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賽，絕對不是為了明年的選舉而已，不要為了一時的孤寂而焦慮；要先問自己，究竟能為運動奉獻什麼？

上回民進黨執政朝小野大，還有藉口，這回小英全面執政，竟然連人民的公投也實質廢了。既然背叛理念，面對選民唾棄，失敗主義者卻只會嚷嚷「這是台灣最後一次選總統」、聲嘶力竭鬼叫什麼「芒果乾」，相當沒有志氣，大家為什麼還要繼續支持？那種雙頭蛇，沒有什麼好期待的。那些違背良心的政客跟社團，就讓人民丟入歷史的灰燼吧！

喜樂島聯盟努力的方向是「翠青」，讓大家「歡喜快樂」去投票，除了要「反中國併吞、正名台灣國、制訂新憲法、加入聯合國」，也要「致力司法改革、堅守公平正義、推動族群平等、建構均富經濟」。我們對民進黨政府相當有意見，會自己推總統，不是「反英」，而是小英打壓「東奧正名」、實質沒收「人民公投權」、懼怕「制憲正名」、反對「獨立建國」。

感謝大家的關心，我們目前緊鑼密鼓、升火待發，一切按照既定時程進行，希望能讓障礙降到最低。用兵看主將、作戰講出奇，尤其是虎視眈眈下，屏氣凝神拉弓之際，切忌亂箭早射，就讓對手去焦慮。目前的工作重點是強化支持者的向心力，大家分頭在各自崗位去努力，生火待發、眾志成城。

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不講求黨員人數，而是如何將社會上的支持擴張到最大，因此不走傳統的組織動員，而是強化支持者的向心力。當下，我們每個人應該積極規劃，到底如何取信於親戚、朋友、跟同學，拜託連署參選總統的入場券二十八萬，這是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。路遙知馬力，大家一起努力。

最後，分享牽手對我的勉勵：「沒有這麼複雜、複雜的頭腦留給建構國家用。現在的工作僅是找回 1970 年代後期的黨外精神，民 X 黨草創的良善、正義、與民共處的初衷，這些正是當今民 X 黨諸公婆早已忘記的作為或從不曾顯現在他們的認知中，就讓一群還記得、願意奉獻的人幫大家找回吧！」

知易行難的政治整合*

從去年九合一選舉以來，藍綠傳統政黨認同持續衰退，郭柯王由桃園三結義到八二三砲戰欲語還羞，三分天下之勢暫且尚難定論，新的政黨躍躍欲試，特別是本土陣營，近日相繼有喜樂島聯盟、一邊一國行動黨、及台灣維新黨。不少原本綠營選民去年選擇含淚不投票，儘管民進黨打著「抗中保台」，眾人依然無動於衷、不願意含淚投票。關鍵在於，是否有蔡英文以外的選擇？

到目前為止，仍有一些人仍然寄望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出面，不過，他既然已經明白表示不會脫黨參選，看來，除非小英連任失敗，他才有可能出來收拾殘局，民間自動自發的連署只好黯然終止。當然，也有人熱切企盼新成立的幾個政黨是否能夠共推總統候選人？喬太守亂點鴛鴦譜，連被視為「小綠」的時代力量也是在想像的範圍，特別是近日揭露私菸案的立委黃國昌。

我們採取消去法，台灣維新黨由前台南縣長蘇煥智主導，被問到選舉的傾向，他明言與鴻海前董事長郭台銘的改革理念較近、推動的方向也較一致，至於總統會支持郭董、還是小英，他笑答「我們是小咖，一點都不重要啊！」同樣地，被問到究竟與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會競爭、或合作，他毫不掩飾表示，當然是希望盡量可以合作、有些議題可以一起來推。

時代力量原本天之驕子，近日內部因為路線歧見大為失血，兩位親民進黨立委已經脫黨。不少人希望黃國昌出來選總統，然而，他自從凱道與館長造勢以來，除了因為打私菸聲名大噪，基本上斷絕與外部的聯繫，未來動向不明。有人揣測他的目標是選台北市長，前提則是柯文哲必須選得上總統，而且必須民進黨跟 KP 願意禮遇；既然 KP 是否出馬未定，其他都被耽擱了。

在一邊一國方面，儘管成員台灣社長張葉森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，召集人楊其文表示這不是該黨的立場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，他們應該不會推派總統候選人。當然也有人建議監察委員陳師孟，不過，他的友人認為難度很高。民報董事長陳

* 《民報》2019/8/26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a2432248-cb4f-486d-afd6-8b148d27da47>

永興眾望所歸，也表示有困難。另外，近日因為公投被沒收而生病的前副總統呂秀蓮，她是否願意母雞帶小雞，恐怕必須費力說服。

喜樂島聯盟的立場很清楚，絕對不是為了 5% 的政黨票，而是要讓不願意投民進黨的人歡喜快樂出來投票，所以，不止是不分區、本島各縣市至少會提一名，總統一定會推派人選。創黨一個月以來，主事者除了戮力說服能人領導群倫，也努力遊說正派各界人士共襄盛舉；好事多磨，往往必須三顧茅廬才能表達誠意，大家戰戰兢兢、不敢稍有怠忽，一切按照既定的進度在進行。

要當領導者，必須洞察先機、以身作則、一馬當先，甚至於不惜犧牲自己，才能號召群倫，特別是在最壞的時機、最不確定的時代。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勢。如果有人說投資案一定會賺錢，那絕對是詐騙集團；相對地，要是穩賺才要去努力，算來算去，注定只有做小生意的份。

昨晚陪王泰銓老師吃飯，回憶當年在歐洲唸書，都是由師母下廚請單身的吃飯。當時最特殊的是張維嘉，鼓吹台獨運動，很多事情不能講，難免有人質疑。這是老師對我最大的鼓勵。聖經民長記（Judges 士師記）7:3：「凡害怕恐懼的可以回去，急速離開這裡」（Whosoever is fearful and timorous, let him return.）。

民進黨全面執政的夢魘*

蔡英文政府上台以來，政績並不怎麼出色，幸虧年初的「習五條」撿到槍，加上香港送中又撿到砲，讓執政黨上下信心大增，決定在「抗中保台」的選舉基調下，高喊總統連任、國會席次過半的競選口號。所有的政黨參選，不管實力如何、選民是否滿意，至少選前一定要表現出自信滿滿的樣子，否則，要是打戰的人垂頭喪氣，跟在後面怎麼會願意隨著衝鋒陷陣？只不過，主觀意願是一回事，客觀情勢又是另一回事，更不用說規範上的可欲性。

回想陳水扁在兩千年總統大選三腳督，以不到四十趴出線，囿於朝小野大，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9/7。

許多跟支持者承諾諾的政見都無法實現，包括原住民族所關注的『自治法』、客家族群引頸的客語成為國家語言、及一些外省族群所企盼的『反歧視法』，可惜受制於藍營所掌控的立法院，有志難伸。在次年的立法院選舉，儘管民進黨獲得 87 席、一躍為國會最大黨，仍然不能過半。在 2016 年大選，選民熱情支持，終於讓民進黨全面執政，可惜驚驚味得等，迄今政績乏善可陳。

小英政府最大的問題，是把政見當作參考用，宛如花蓮台九線的紅綠燈，聽一聽就好，要不要實踐，除了千算萬算，還要看心情，甚至於食言而肥、坐視自己的鼻子變長。因此，儘管可以掌握絕大多數的立法院委員會，不要說召集人不敢自作主張，連黨團總召也要看來自層峰的臉色，動輒得咎，總統幕僚甚至於毫不避嫌主導跨部會的協商。在行政權凌駕立法權的情況下，國會議員意興闌珊，上焉者紛紛走避、下焉者唯唯諾諾，立法品質可想而知。

其實，在實施總統制的國家，立法與行政權相互制衡，那是制度設計的基本原理，即使是全面執政，總統也不敢頤指氣使。以美國為例，總統要不是透過關係請託支持法案，再不就是邀請到白宮、或是大衛營曉以大義，很少人膽敢直接跟國會議員質問為何唱反調。我們知道，總統不是民選皇帝，而國會議員有選民及選區的利益必須照顧，畢竟總統任期頂多也不過是八年罷了，國會議員可以終生作到死，沒有必要為了討好總統得罪選民，那是得不償失。

美國的選民相當理性，往往擔心行政及立法部門因為全面執政而沆瀣一氣，有時候會故意總統選共和黨、國會議員選民主黨，或是相反，目的就是避免全面執政、全面腐化。過去三年多來，民進黨全面執政原本好事一樁，卻因為政府因循苟且、立法怠惰，選民不知道究竟要怪總統、還是國會。癥結在於小英嫡系立委恃寵而驕，特別是沒有民意基礎的不分區立委拿雞毛當令箭，其他立委則噤若寒蟬，完全喪失制衡的功能，不知道究竟要怪人、還是怪制度。

就選民的屬性而言，有些人或許會選民進黨總統及立委候選人，多少有點母雞帶小雞的效應，在光譜的另一個極端是既不投民進黨總統選人、也不投其國會人選；介於中間則又分兩種，有些決定總統票會投蔡英文、立委改投小黨，也就

含淚投票小英、立委教訓民進黨；另外，也有人對於小英過於失望而投不下去，然而，卻願意給民進黨一次機會。終究，要看選民是討厭總統、立法委員、還是民進黨？不管如何，如果再來一次全面執政，那將恐怕會是夢魘。

新政黨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的可能*

自從政治解嚴以來，政黨體系由國民黨一黨獨大、到藍綠對峙，傳統的政黨認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鬆動，特別是自詡白色力量的政治素人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，多少要歸功選民對於國、民兩黨惡鬥的嫌惡，他日前成立的民眾黨更進一步想要插旗國會。當下，除了藍營有鴻海前董事長郭台銘忽而鳳還巢、忽而怒批退黨，加上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迄今欲語還休，在本土陣營方面，近日相繼有喜樂島聯盟、一邊一國行動黨、及台灣維新黨，稍早也有台澎黨出現。

政黨成立有政治制度上的誘因，也就是在國會 113 席當中，政黨比例 34 席佔了三成，由於選民手中有一張政黨票，讓有心參與國家大政者有很大的想像空間。此外，就政治情勢來看，民進黨政府在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重挫，傳統綠營支持含淚不投票是關鍵因素；儘管蔡英文總統因為「習五條」、及「香港送中」撿到槍砲，又打算以「顧主權、反併吞」為競選基調，看不出這些選民有含恨投票的意願，除非有其他的選擇，這是市場決定供給。

就政治現實面來看，民進黨打出「抗中保台大聯盟」的構想，黨主席卓榮泰表示「不管台灣派、中華民國派、中華民國台灣派等等一個都不能少」，其實是對於小綠、小小綠政黨的心戰喊話，也就是政黨票你們來分、只要總統票投蔡英文就好。到目前為止，絕大多數的綠營小黨都已經接受吸納，只剩下代表太陽花運動的時代力量仍在頑抗，儘管不走小綠路線暫時掌控黨中央，因為兩名立委退黨、一名被開鋤而元氣大傷，精神領袖黃國昌動向不明，值得觀察。

不少綠營人士憂心忡忡，擔心如果選票分散，可能大家都無法上壘，因此有各種整合的期待，從協調、合作、到合併都有。其實，喜樂島聯盟在創黨的過程，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9/15。

曾經有徵詢組成「台灣團結喜樂島聯盟」、或是「一邊一國喜樂島聯盟」的可能，癥結還是在於總統票如何投的問題：喜樂島主張應該自提總統候選人，這樣才能區隔民進黨，否則，諸多不解政府為何掣肘「東奧正名」、不齒黨內初選奧步盡出、以及痛恨公投脫鉤剝奪自決權的選民，絕對不會出來投票。

其實，最好協調的是區域立委的提名，問題是，如果是綠營鐵票區，生吃都不夠、還要談曬乾，因此，不要說時代力量、連靠攏的台聯都不禮遇；換句話說，如果是艱困選區，大家競相走避，根本沒有必要協調。由於遷戶籍的期限已過，目前只剩不分區或許還有討論的機會，議者日前提出一套分配席次的公式，然而，就西方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國家經驗來看，政黨立場越是接近、越是競爭得越激烈，才能作有效區隔，選舉結盟談何容易。

目前坊間的呼聲，是時代力量、喜樂島、及一邊一國共推總統候選人；往正面來看，那是眾志成城、以免票源分散，往負面來想，卻是覬覦時代力量總統提名免連署的入場券，難怪人家會待價而沽、以拖待變。以前總統陳水扁為精神領袖的一邊一國，已經表明不會推人選總統，應該是會支持蔡英文連任。至於喜樂島，從頭到尾都堅持一定會提總統候選人，否則是對不起支持者，迄今鴨子划水、三顧茅廬，如果虛位以待不成，當然就必須有人承擔。

族群政策的參與——不要抹黑我是民進黨御用學者*

我在 1986 年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念博士班，主攻 (major) 國際關係、副修 (minor) 比較政治，前者的兩個專長 (specialty) 分別是比較外交政策 (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)、及國際政治經濟 (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)，後者的專長是族群政治 (ethnic politics)。我在 1991 年返台任教於淡江大學、直到 2008 年前來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，除了基礎課程，譬如政治學、國際關係、公共政策，不管教學、研究、還是服務，大體上是聚焦於族群政治。

學術專長的選擇，當然是考慮到國家的需要。由於台灣在國際社會妾身未明，

* 《民報》2019/9/16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21ced933-1759-4f9e-bac6-64c349911d09>

希望能瞭解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，特別是美國、中國、及蘇聯，也就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主觀意願外，更應該洞察強權如何決策。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對外經貿，因此，除了內部的合理分配，更需要知道世界經貿體系的運作，尤其是認清究竟全球化是契機、還是挑戰。最後，由於台灣是多元族群國家，如果不能建構平等的族群關係，即使終究解決中國問題，內部依然治絲益棼。

回到台灣，原住民族、及客家族群運動方興未艾，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，我剛好可以嘗試將課堂上的知識學以致用，尤其是民主化的西班牙、及南非。由於回國前在海外的留學生刊物《台灣學生》寫了一篇〈客家人當然是台灣人〉，以回應客家作家黃娟的〈客家人也是台灣人〉，回國後轉投於《客家雜誌》，從此認識客家運動的前輩徐正光、及梁榮茂老師，更與年輕熱情的楊長鎮成為莫逆之交。事實上，我在客委會籌備之際就是諮詢委員，那種信任是無上的光榮。

有關於原住民族政策的參與，主要是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，我獲邀撰寫世界各國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潮流，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，特別是引介美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、及加拿大的作法。事實上，我不止是從事相關研究，也介紹原住民族菁英給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出版專書；後來，我出任國家展望基金會董事長，也做同樣的努力。陳水扁連任總統後倡議制訂台灣新憲，允諾未來會有原住民族專章，我有幸跟一群朋友庖丁解牛，每兩個禮拜在當時位於中油大樓的原民會，針對所有可能課題攻堅，實錄厚厚的一本，迄今還是努力的標竿。

事實上，在李登輝總統時代，阿美族立委蔡中涵每兩週召集學者討論原住民族發展，會後在青島東路阿拉比卡咖啡廳餐敘，這就是 2005 年立法院通過『原住民族基本法』的前身。阿扁選上總統後因為國務機要費纏身，我跟幾位學者在報紙寫文章，他後來邀我到總統府喝咖啡，問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忙？我想了一下，馬上浮現阿拉丁神燈的故事，請總統看是否可以幫忙完成三個願望；原住民族的自治法、客語列為國家語言、以及外省族群的反歧視法。

阿扁總統言而有信，真的交代相關部會去推動，可惜，因為朝小野大罔然。在 2012 年謝長廷代表民進黨選總統，前原民會主委瓦歷斯·貝林（賽德克族）邀

我參與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撰寫，與有榮焉。蘇貞昌在 2012 年出任民進黨主席，透過林萬億邀請擔任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族群組召集人，當仁不讓。小英在 2014 年回鍋黨魁，又是林萬億擔任魯仲連，盛情難卸。

2016 年大選，原住民族九大項政見，是由我當面跟她敲定。選後，她決定在 8 月 1 日原住民日道歉，派姚人多跟我商量，沒有想到，最後竟然簡化為八點，急功近利、欺世盜名。過完年，竟然又通過傳統領域劃設辦法，食言而肥、是可忍、孰不可忍。如果說國民黨是真小人，民進黨就是偽君子。

結論是，無怨無悔。要是我被欺負，一定會有原住民族、客家兄弟姊妹幫我出氣。要把我打為國民黨、共產黨、或是民進黨的御用學者，業配很可憐，至少也要上 Google 搜尋一下。



組黨參選是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自由*

喜樂島聯盟在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政黨，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努力，終於成功說服前副總統呂秀蓮接受推薦參選明年的總統大選。消息一經揭露，許多去年含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，2019/9/23。

淚不投票的本土選民競相走告、額手稱慶，因為，總算有歡喜快樂去投票的誘因，而非含淚、含恨投票。相對之下，也有一些民進黨的支持者大加撻伐，認為此舉將是破壞團結、分裂本土陣營，勢將導致蔡英文總統無法連任、實質上是幫忙高雄市長韓國瑜問鼎九五，因此指責這是歷史罪人云云。

聯合國在 1966 年根據 1948 年的『世界人權宣言』通過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』、及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』，前者在第 22 條揭櫫「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」，又年第 25 條揭示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「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」，更年第 26 條昭告「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，無所歧視」。立法院在 2009 年通過兩公約『施行法』，已經將兩公約的內容予以國內法化，自當戮力落實。

台灣人在 1927 年先有「臺灣民黨」的籌組，旋被總督府依『治警法』以妨害治安為由禁止；先賢不屈不撓，終於成立了第一個政黨「臺灣民眾黨」，依然遭受百般限制及刁難。在威權統治時期，國民黨政府不准台灣人組黨，就是擔心本土人士串連結合，多少人因此入獄。即使在立委增額補選在 1972 年開放，國府堅持只允許「黨外人士」參選。「美麗島事件」在 1979 年底爆發，其實是因為《美麗島雜誌》在全島成立分社，已有政黨雛形而被鎮壓。

在解嚴前夕，民進黨在 1986 年突破黨禁成立，代表的是黨外、社運、及台獨力量的大結盟，得來不易、彌足珍貴。經過多年努力，終於有陳水扁政府在 2000 年的上台，累積的是多少人的犧牲奉獻及血汗；可惜因為朝小野大，首度政權轉移雖然平和，終究難有表現。民進黨政府在 2016 年捲土重來，選民託付全面執政，肇因蔡英文政權未能珍惜老百姓的厚望，左顧右盼、顛預無能、應付了事，終於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被支持者唾棄。

喜樂島聯盟原本是由民間為了推動 2020 年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成立，讓地主國日本可以順理成章幫助台灣擺脫矮化的「中華台北」，名正言順讓「台灣」在國際社會揚眉吐氣。沒有想到，民進黨政府不僅消極以待，還禁止公職人員參與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今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，小英奧步盡出博歹徼（詐賭），

讓人看破手腳。立法臨時會在 6 月修改『公民投票法』，違背民主國家的作法、強制將公投與選舉脫鉤，無異剝奪台灣人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。

喜樂島聯盟成立政黨的最大推力，就是上述三股社會力量的匯集，讓大家在民年 1 月 11 日有理由前往投出神聖的一票。我們知道，儘管現在的選情暫時呈現藍綠對峙之勢，由於時代力量、及親民黨握有提名總統的入場券，很有可能出現三腳督、甚至於四角督的情況；在最後關頭，要是韓國瑜穩住三分之一的票，選民難保不會出現自動棄保的選擇，屆時，綠營選民與其含淚投給柯文哲、王金平、還是郭台銘，不如託孤寄命代表「台灣翠青」的喜樂島聯盟。

兩度擔任魯仲連的紀實*

喜樂島聯盟在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，立即碰到兩大挑戰，也就是向支持者推薦總統候選人、及如何著手跟立場相近的政黨合作，包括時代力量、及一邊一國行動黨。由於黨主席羅仁貴住在台南，協調工作就交給我，相關的人士總共非正式、及正式進行兩次溝通：第一次是在《政經關不了》位於頂好商圈的新工作室，由主持人彭文正邀約；第二次則是由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出面，印象深刻，因為好像沒有冷氣著痧（中暑），回家後病了好幾天。

第一次協調會是利用一邊一國召集人楊其文上節目之便，彭文正找了幾位朋友來談看看，尤其是《民報》負責人陳永興古道熱腸，希望大家能達成協調、合作、甚至於整合。比較特別的是《當代雜誌》總編輯金恆煒夫婦撥冗與會，後者向已經退休歸園田居的奇文兄探詢麵包果，原來是唸過花蓮女中，倍感親切。楊召集人是念藝術的退休教授、又當過國立大學校長，講話不會彎彎曲曲，他直言一邊一國不會推派總統候選人，當然就有談的空間。

陳永興醫師石磨仔心，不止企盼大家可以共同推人，還具體建議監察委員陳師孟出來領導。然而，金總編直言相當困難，理由之一是當事人自認為比較適合

*《民報》2019/9/23。

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24eff300-fabf-4d85-845d-1f605419f97a?fbclid=IwAR0ZKGe7N624-QGe33gnT15rVektt6Hzo_iR1fTI1kznFho7G8BQr1mRzhc

當幕僚。既然進無步、退無路，我就徵詢眾人的意見，因為喜樂島聯盟自始就表示一定會揀人（推人）選總統，否則就跟其他政黨沒有什麼不同、而且也對不起支持著的期待，因此大膽問大家的意見：既然一邊一國不打算推人，要是我們能推出人選，是否願意共同支持？陳醫師的回答是要看是否「適格」。

由於時代力量幾位主事者不接電話，彭文正又以媒體人自居而婉拒，接著有人提出前副總統呂秀蓮是否有意願，眾人把頭偏向我看了一眼，理由是我跟她算是比較熟，不知如何回答。金恆煒總編表示，總統是最困難的，應該先協調區域、或不分區立委；我則指出，總統候選人的產生比較迫切，畢竟有六個禮拜連署成功的壓力。最後，金總編好意建議，一邊一國是否會支持，要呂副親自向精神領袖前總統陳水扁請益。前後談了兩個小時左右，大家同意找時間再談一談。

第二次協調會除了有陳永興醫師，還有台灣社長張葉森醫師、北社李川信社長、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黨主席鄭自才，當然，最重要的是一邊一國的發言人陳昭姿。我明白表示，如果大家都不推總統候選人，那麼，是否可以支持我們推薦的人，否則，其他就沒有什麼好講的。陳醫師再度提所謂的「適格」，卻沒有列舉比較具體的標準。最後，我斗膽表示，如果政治人物不願意坐轎子，我們的決策委員會抽籤，要是抽到我這個毋成（不成材）教授，不知是否適格？

比較突兀的是台澎黨的鄭自才主席，他除了表示不推總統候選人，區域推人但不競選，基本上是藉著選舉推動理念；只不過，他話鋒一轉，斥責喜樂島不識大體，我只好義正辭嚴表達「台灣翠青」與小綠、小小綠的差別，也就是要想辦法讓去年九合一選舉含淚不投票的人「歡喜快樂」出來投票，未必是分裂，儘管政黨各有立場、卻沒有必要為難。李川信老師則估算不分區的票源、相當悲觀，認為如果大家不整合名單，屆時可能都不會達標。

我則樂觀指出，如果以去年東奧正名公投的 400 多萬票、加上努力催出去年含淚不投票的支持者，即使民進黨以「守民主、護台灣」可以讓一半的人含恨投票，至少有 200 萬人可以動之以情。我跟陳昭姿握手相互打氣，即使一邊一國不得不支持小英，彼此應該還有協調的空間；平常看她發言很兇，第一次面對面開

會，覺得相當坦白、明理、爽快，結束這回的協調。歷史見證，有些談話牽涉到個人隱私、及立場，除非必要，當然是要跳過。

不應該把政治交給沒品的政客或政黨*

除非小國寡民允許直接民主的運作，現代民主國家基本上採取代議政治，既然如此，政黨政治是整合所不可避免。眾所周知，政黨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結合起來，透過共同的目標及旗幟，希望能以選舉的手段贏得政權。照理說，執政的目的是要履行政見、及實踐黨綱，然而，站在政治人物的立場來說，名利、及權力才是關鍵，也就是如何確保連任的選票，至於創黨的精神、或是對於選民的承諾，並不是那麼重要，畢竟，沒有政權什麼都不必說。

一般而言，政黨的組織包含從政同志、專業黨工、及黨員跟支持者三大部分。不管是行政首長、還是民意代表，一旦經過選舉的洗禮，最大的優勢是有豐沛的國家資源，自然會睥睨政黨的理念約束。特別是在單一選區之下，為了將選票極大化，從提名的過程、到競選活動，一定要想辦法降低自己的政黨色彩、及政策立場。自從總統直選以來，由陳水扁的「新中間路線」、馬英九的「不統不獨」、到蔡英文的「維持現狀」，大致反映先選上再說的媚俗心態。

對於黨員或支持者來說，公職最世俗的工作是日常生活的服務，尤其是跟政府機構互動遭到委屈，總是寄望自己人能出面伸張正義。要是能進一步替選區爭取建設經費、造福鄉梓，或是在選前透過全國性政策買票綁樁、製造利多長紅的假象，儘管勝之不武，百姓還是很好收買，卻之不恭。至於以理念加入的死忠換帖基層兄弟，如非選擇含淚不投票，大體是被當作禁臠般的口袋黨員、甚至於宛如打死不退的糟糠之妻，頂多是含恨投票，相當無奈而不健康。

公職人員既然有權、又有資源，自然不希望被黨羈絆，上焉者選擇黨綱可資利用的部分，中焉者請上神桌供奉虛無化，下焉者棄之如敝屣、甚至於訕笑。只

*《台灣時報》社論 2019/10/2。

不過，即使是執政黨，政黨還有提名的功能，總統如果不能以黨政同步兼任黨魁，起碼也要安排一個心腹代理，至於在野黨，黨務高層更是不能棄守。最尷尬的是黨務人員，即使他們有心捍衛政黨的立場，由於不像公家體系有政務、事務之別，尤其是中央黨部的主管必須跟隨黨魁上下，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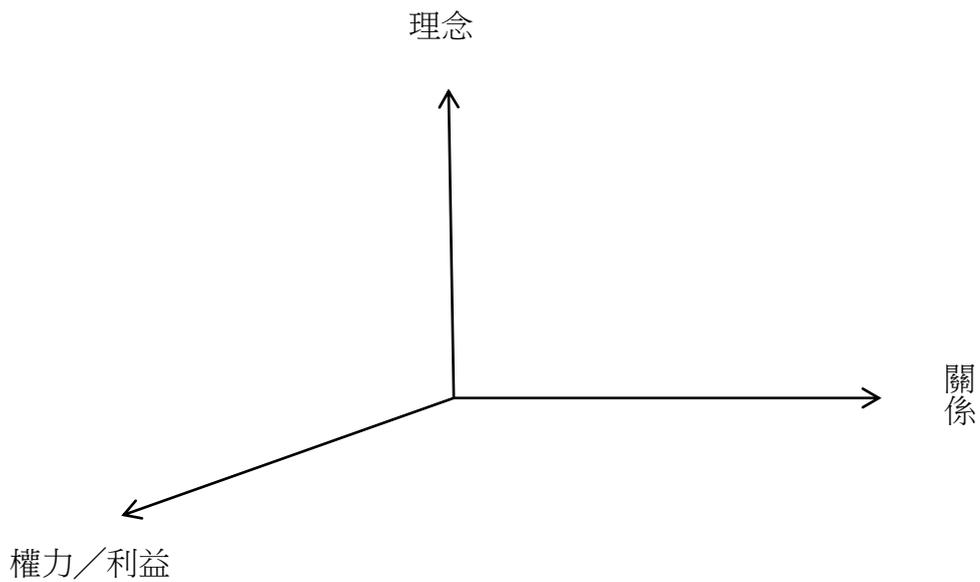
新興電子媒體直接聯繫個別選民，傳統的組織動員已經退時，一切以候選人為中心，有自己的競選機器、金主、後援會，及國政小組，政黨退位為裝飾的角色。令人納悶的是，儘管朝野政黨的政見立場相互抄襲而實質上趨近，為了選舉戰場作有效的區隔，雙方表面上還是要高舉藍綠的政黨色彩。近年來，有鑑於選民厭倦無止境的藍綠惡鬥，自詡不藍不綠的素人醫生柯文哲竟能入主台北市政府，先前還進一步成立台灣民眾黨，打算將個人的支持度轉換為國會席次。

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，「討厭民進黨」被嘲諷為台灣最大的黨，相對地，國民黨近日也因為韓國瑜整合無力而分崩離析。自私的政治人物往往把政黨視為食之無味、棄之不甘的工具，就不會想到黨的靈魂、及歷史定位。問題是，老百姓是如何看政黨？究竟是討厭政黨、厭惡政客、還是嫌惡政治？我們以為，面對自私的政客、或是失德的政黨，選民應該使用手中的選票加以教訓，絕對不應該規避政治、把政治交給沒品的政客、或政黨。

獨立之道、路迢迢，建國之夢、夜漫漫*

從事一件工作，可能因為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同鄉、或是校友等關係，更有可能是出自權力、或是利益的考量而一時結合，然而，真正可以長遠的畢竟是共同的理念。問題是，權力及利益的算計往往裹著理念的外衣。因此，即使是運動的同路人，有可能掛羊頭賣狗肉，也有可能見異思遷、半途而廢，當然也很有可能原本就是對方派來來臥底的，反正是仿冒品，貼什麼標籤都無所謂。

* 《民報》2019/10/4。 <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43cec667-81fe-4165-bd8b-f3027a389bb>。



誠然，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，能夠整合越多的人越好，就好像攪（nua）麵粉（桿麵團）。然而，妥協的大前提是必須堅持自己的理念，絕對不是含混其詞，也不是一時的失憶、或是暫時的欺哄，更不是跟魔鬼交易。人往往因為誤解而結合、因為瞭解而分離，尤其是男女之間，要是已經沒有感情，不管是考慮小孩、財產、還是面子，同床異夢畢竟是痛苦的，政治苟合更是自我欺騙。



*Have you not led this
life quite long enough?*

來源：[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Page_004_\(Faust,_1925\).png](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Page_004_(Faust,_1925).png)。

進入千禧年以來，儘管政權三度和平轉移，大體符合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（Samuel P. Huntington）所提出的「雙翻轉」（two-turnover）檢驗，然而，由於政客忙著選舉、無暇政事，把政策制訂及執行的正事交給產官學，難怪，國家看起來原地踏步，百姓厭惡藍綠政黨惡鬥，也因此，國、民兩黨的支持度加起來只有五成，所以，所謂的「超越藍綠」是可以理解的期待，問題是如著手。

類似的想法是所謂的「超越統獨」，從陳水扁的「新中間路線」、馬英九的「不統不獨」、到蔡英文的「維持現狀」，基本上是緩兵之計，認為只要時間一久、自然迎刃而解。問題是，外部有中國對於台灣的主權虎視眈眈，國家統獨定位刻不容緩，儘管國際社會無法否認台灣存在的事實，只要我們無法加入聯合國、或是至少獲得美國等大國承認法理獨立，委屈不能求全，依然形同棄兒。

國家難免有重大社會分歧，不管族群、階級、地域、還是宗教，當年北美十三州的英裔墾民，並非全部都支持獨立建國，還是有相當多的保王派（Loyalists），多虧愛國者（Patriots）的堅持。國家領導者有義務從事內部整合，循循善誘是必要的，卻不應該自毀長城；如果首鼠兩端，那是欺騙選民。喜樂島聯盟的宗旨是獨立建國，具體的作法是制憲正名、及公投入聯，絕無妥協的空間。

政治人物希望能將選票極大化，難免模擬兩可，試圖左右逢源、大小通吃，那是人之常情。然而，民主政治是以政見立場交換選票，要是選前答應的可以食言而肥，再度背書，政客連任後絕對視若無睹，選民手上還有什麼籌碼要求履行承諾？身為黨職人員，只要是牽涉到基本立場，必須對黨員、及支持者負責，就必須捍衛創黨精神到底，絕對沒有任何和稀泥的空間，否則是違背良心。

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前院長老夏調侃，我是出名的「快槍俠」（short talker）院長，在學校的會議上一向話很少，言簡意賅，不過，一開口必定是大事。所以，不要說我「意見真濟」（很多），聽起來好像是在諷刺話太多。當然，我不是魏徵、更不狄仁傑。話又說回來，是如果內部不能傾聽，遑論外部的求同存異？

總之，這是一個心靈嚴重扭曲的社會，犯了錯卻不會承認、也不用道歉，然後假裝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事，總以為可以船過水無痕，相當不健康。這樣子，

難道不會覺得不好意思？以後，彼此還有可能以誠相待、以禮相處？如果把支持者視為理所當然的糟糠之妻，那是違背民主的授權及負責基本原則。總之，有太多的口號台獨、商業台獨。

格林多後書（2 Corinthians） 11：

13 因為這種人是假宗徒，是欺詐的工人，是冒充基督宗徒的。

13 For such false apostles are deceitful workmen,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the apostles of Christ.

14 這並不希奇，因為連撒殫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；

14 And no wonder: for Satan himself transformeth himself into an angel of light.



來源：<https://www.heartlight.org/gallery/1577.html>。

話又說回來：

聖詠集（Psalms 詩篇）118：

22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；

22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s has become the keystone.

共勉之。